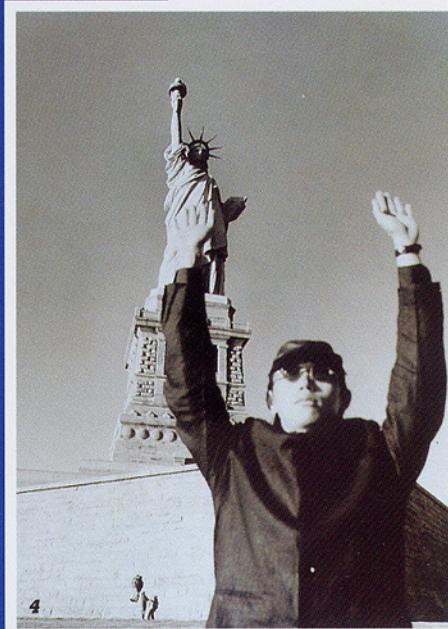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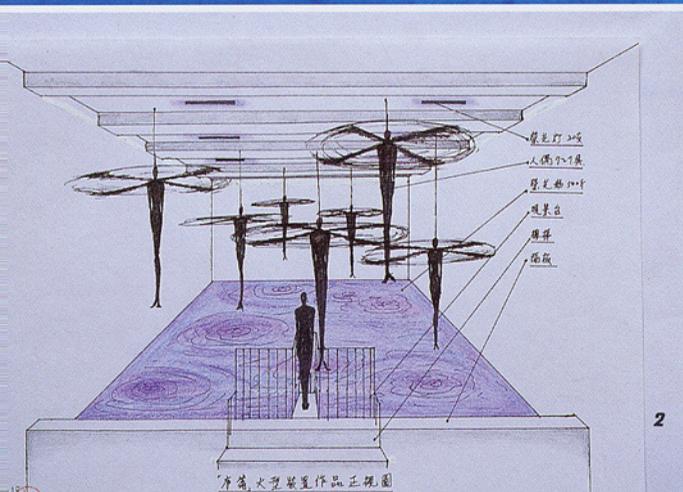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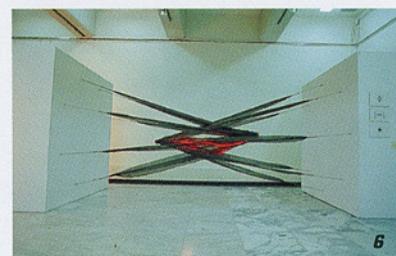
1



5



2



6

一位年輕的唐吉訶德：姚瑞中

一位被稱為「新新人類」的藝術家
肩負了過早成名的重擔
這種壓力表現在他的創作上
也在他的內心刻下痕跡

採訪「韓維君」
圖片提供「姚瑞中」

一位被稱為「新新人類」的藝術家，肩負了過早成名的重擔，這種壓力表現在他的創作上，也在他的內心刻下痕跡。他的三部曲作品「歷史測量系列」：《反攻大陸行動》、《本土佔領行動》及計劃以長時間完成的《世界大同行動》，充分顯示出他「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創作理念。或許表面看來，他的作品是一種對這三個歷史使命的調侃與顛覆，但在更深層的創作心態裏，姚瑞中似乎必須藉著實際的行動來表達自己對中國人在台灣的發展、或台灣的中國人在世界上發展的意見——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姚瑞中已經參與了台灣目前最熱門的「國家意義」改造行動。

姚瑞中喜歡選擇巨大的、哲學性的主題來創作。「天外天」、「失去的海平線」是他最近一次在台北和台南的個展名稱。在1996年一個標題為「末世漫遊」的聯展中，他為這個題目寫道：「若說抗爭作為一種積極出世的姿態，並期望去改變些什麼，那麼自我放逐——或說詩意地漫遊，則以游牧的心態，強調一種無國界、跨領域、超越意識心態對立的可能途徑；它指出一個沒有方向的方向，從下層結構中，逆向去除資本化中心霸權的動力掌控，以飄浮的狀態，冷漠旁觀地相互檢視游移於時空中的魅影。」

在他企圖悖離資本化社會的掌控，希望保持一種冷眼旁觀的姿態，以紀錄自我放逐的可能途徑時，我們發現這種巨大的反動力其實來自於姚瑞中對於現實社會的怨懟與忿忿不平：在發覺自己對社會機制的實際運作毫無影響時，年少得志(高中便奪得雄獅美術新

人獎)的姚瑞中驚見了自己的無力與微渺——這種焦慮迫使他去尋找更巨大的意志作為對抗的工具。但在他獨創的語言下，這些「無可承受之沉重」卻都變成如「鴻毛」之輕，但又不能真正抵銷他對於自身與大環境前程的懷疑——姚瑞中在長時間的創作歷程中，一直與這些莫名而來的壓力周旋著，這種情景與台灣的處境可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永恆的孤獨主題，難道再也沒有途徑可以切入這個表面看來千瘡百孔卻又能運轉自如的台灣社會了嗎？姚瑞中所採取的批判與悖離姿態在面對一個更強大的包容力量——比如因經濟風暴而引起的人心轉向、或因趨於現實所造成的妥協態度，讓這種永恆的孤獨感變得更加微渺了——這是否已經成為他創作的瓶頸？但他並不相信自己是無力改造的。而當其他的創作者，紛紛選擇以進入更具「結構性」、或可說「策略性」的大型展覽為外援時，他仍舊在局外徘徊著。一個創作者在面對自己如此完整又堅定的創作態度與主題時，是否便面臨著難以棄守這片辛苦建立的疆域之感呢？

然後，這個故事的結尾是這樣的：在98與99年，姚瑞中參加了多項國外邀請展，在各個場域中，我們見到他的作品對不同觀眾說著一個相同的主题：一個關於年輕生命與各種龐大意識型態作戰的故事，一位年輕的唐吉訶德。

- 1.失去的海平線，裝置，1998，台南。
- 2.So what，舞臺表演，1995，原始概念圖。
- 3.反攻大陸行動篇：北京天安門前，1997。
- 4.世界大同行動，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1997。
- 5.反攻大陸行動序篇，shitory，1996，裝置。
- 6.人室，1996。